

人，大家莫袖手。谁是提倡人，含泪出门走。”同年，佑之又受聘去县教育局任视学。他在担任视学当中，经常到各路去查学，身背包袱，手拿纸伞，脚登草鞋，不辞晴雨，也不事先通知，只身进入学校察访，教师有不认识他的，还只说是来校卖文具的商人，问他从何而来，有什么出售，佑之风趣地回答：我从县里来，并没有什么出售，这里有一张表，要买老师们的成绩，请把你们的价目填在表上，我切实审查后，带回县去上报。此时，老师惊惶起来：怎么不先通知，我们不曾准备。烈士说：先有准备，是表面敷衍的，要在平时，才见你们的真像，希望老师们经常认真负责好了。佑之平易近人，治学严谨的作风，与那些耍弄权势，讲究排场的官吏，形成鲜明对照，在教师中传为美谈。通过对学校视察，他还了解到各地团防贪污敲榨，与雷士奇上下勾结，危害人民的种种事实，回县后马上揭露了，雷士奇视佑之为眼中钉，捏造罪名，将他逮捕关监，后经教育界人士营救才得出狱。

1926年，佑之在国共合作的县党部，创办了中山中学，积极组织领导宜宾学生运动，开展街头宣传，举行游行示威，散发革命传单，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的口号。当时，军阀张志方旅长驻防荣县，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大肆压榨人民，还派兵到五宝镇，把群众关锁起来，逼收捐款，佑之派地下党人到荣县五宝镇来，组织陈家裕等，开展抗捐运动，并发出快邮代电，各地纷纷响应；佑之在普岗寺学校召开大会，组织川南农民自卫军，与张志方军阀相抗于野客山前。他又派李坤杰率领宜宾妇女群众，经过五宝，直抵伪军的驻营地点李家堰，宣传军阀罪恶。声势浩大的抗捐运动，震动全川，迫使反动当局撤销县长邓邦植，将张志方旅调走。

大恶霸，川南清乡总司令刘文彩和宜宾城防司令覃筱楼等人对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在1927年春，他们配合重庆“三·三一”惨案，捣毁国共合作的县党部和中山中学，不久又逮捕和杀害了宜宾党组织的负责人李筱文和李家勋。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宜宾。佑之担任县委书记，转移到宜宾北路大塔、古罗、柳嘉、荣县五宝、牛尾一带，开展农运工作，组织大塔农民暴动，枪杀了为恶多端的大塔团总眭少林，为民除一大害。后来，佑之又担任过川南特委书记，领导过自贡井厂工人运动和荣县富顺炭厂工人运动，组织过荣威农民暴动。

嗣后，佑之从川南转调川东，担任合川县委书记，他领导了有名的“马房斗争”和“反饥饿斗争”，组织马房街一带贫苦群众，抗议驻军陈书农师强行拆除民房，拒不迁移，取得了胜利，又在年关组织饥寒交迫的贫民列队游行，抗议摊粮派捐，向富豪劣绅

索食，迫使伪县府向贫民发放粮食。佑之还组织力量，响应川东第二路红军举行暴动夺取政权的工作，但被奸细告密，机关被破，陈书农悬赏缉捕共产党人，佑之幸免，调到重庆工作。

1929年至1930年间，佑之当选为省委委员，直接领导江巴中心县委工作。他在重庆工作时期，生活仍然十分艰苦，有一段时间，他住在两路口一间靠近街面的小楼上，为了把一切可以节省的钱节省下来，作为党的办公费和补助其他党人的生活费，自己作饭洗衣，作饭也没有买锅，就用自己洗脸洗衣的铜盆作饭。一次，同他在重庆工作的地下党人李坤杰和另外两个人去他住所，见煮了一盆稀饭，兼作办公的用桌上摆着两块豆腐干，据说还是他特意准备开会时大家吃的，平时他生活朴素，吃苦耐劳，也就可以想见了。他不是没有钱，家属常常支援他，只是他具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罢了。他的住房也十分简陋，墙壁是用竹子夹的，旧得快要朽了，容易为人忽视，可是它却大有用处。当时，为了响应红军入川，准备武装暴动，佑之用从家属中筹积来的款子，经手买了新式的快慢机手枪十支，就藏在这用旧报纸糊了的破壁中间。这批枪，是他用了大洋200元，从敌人二十一军军部的管库员那里秘密买来的。事后，管库员分赃不平，发生内讧，洩露了武器被共产党弄走，敌人就疯狂地四处搜捕共产党人。

在重庆桂花街有一所祠堂，门上书有“五世同堂”四字，佑之每天就在这祠堂后面的阁楼上，秘密联系党人。当时在龙王庙小学教书的袁某，长一脸的大麻子，人称袁麻子，佑之的信件由他收转，他知道佑之的行踪，叛变后领着敌人的便衣特务藏在楼阁，当佑之按时到那里接头时，就被他们逮捕了。

佑之是在1930年12月被捕的，敌伪军法官再三审讯，威吓利诱，妄想他供出组织和党人，佑之坚贞不移，视死如归。敌人阴谋破产，乃于12月31日将佑之枪杀于重庆南通门外罗家湾。佑之的胸背中弹倒下后，他还用最后的力气，从地上爬起来，奋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敌人慌忙地对准他的头颅开枪，佑之才与世长辞，为党和人民献身了。

佑之牺牲后，他远在宜宾的弟弟神情不安，夜睡不宁，梦见佑之归来，慷慨吟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并说：“诸葛未亡犹是汉，伯夷虽死不从周。”弟弟惊醒后，感到不祥，隔日就见到了31日重庆报载“共产党省委第二胡子马克思郑佑之执行枪决”，弟不顾一切危险，赶到重庆，经过十几天探寻，才由党人李坤杰找到一裁缝工人带领，在郊区荒山上的万冢丛中得到先烈的遗体，络腮胡须，面貌仍然。弟弟等把遗体抬到江

边，早就备好了衣棺殓。这时，佑之胸部中弹的伤口中，鲜血直冒出来，在场帮忙的亲友和工人见了，都非常感动，说是烈士精神不死，寄重望于亲人。专门买来运送遗体的船，从长江逆流而上，转至沱江，抵邓井关，再陆运抵自贡，时近年关，弟弟款又用完，十分焦急，好在佑之的六弟携款连夜赶到，弟兄商议，不敢运回家，就连夜接洽各方，次日在自贡郊区广华山东狱庙后山暂殓，直到抗日战争期间，才将烈士棺柩运回家乡，遵照佑之的遗言，安葬在普岗寺平民学校的后山上。

先烈们过去是在环境险恶，万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革命的。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人民打江山。今天，我们来纪念先烈，要在党的领导和教育培养下，继承和发扬先烈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抵制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作一个有志气有作为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1966年3月重新整理

注：郑瑞符是郑佑之烈士的哥哥。

郑佑之给赵一曼的信

么妹：

我看见你很激烈的性情，过人的聪慧，和近来感受压迫的痛苦，我已判定你是一个改造社会的得力人了，所以我极想帮助你，引你到革命的路上去。今天接着你的来信，我愈觉我的料想不错，老么的智慧不高，因为他还是童子，但是他想帮助你的心很切，你慢慢的指导他，他将来未必可极力帮助你成为一个革命党人，你哥哥呢，他本来的天分很高，事事都懂得起，不过他的脑筋被银钱闹昏了，所以他这样做，你也不必过于怪他，因为他有了妇人，生了几个儿女，所以他不得不这样做，依得说来，他这宗行为，完全是自私自利，公理上到也说不过去，不过他被银钱所迷，实不能轻易摆脱，你既比他觉悟得早，正该要怜他、助他，使他觉悟，也才是改造社会的态度——以后不必同他争闹了。

吃不吃牛肉，与守旧是无关系的，你与妈顶嘴，我也不能责备你，我也不必问你的原因，但是你要防着外人谈你的坏话，所以我劝你在家的时候，事事要和平一点才好，我说这话，并不是怕一般顽固老朽（我是甚么都不怕的了），你是才出来的人，学识还少，胆气必弱，恐怕将来人人反对你，把你这点上进的志气消灭了，遭人诽谤是免不了的，就拿你写给我的信来说，本来写信一事是很平常的，稍微有点智识的人，都不至于说，但是这般反对的人，必定大说你不然，将来或许还要乱说你一些，这一层我不得不预先警告你。

我的为人，你哥哥他们是晓得的，近来大家都说我是共产党（其实我是青年团，不是共产党）了，这也不要紧，他说我是共产党，我就自认是共产党，但是共产党是正大光明的，是不怕人的，讲到亲戚上的感情，我是极愿帮助他们的，讲到实行上的主张，我是不将就那个的，他们若是要看我的信，你尽可以拿给他们看，他说我邀这一般青年男女入共产党，我硬是邀这一般青年男女入共产党，他说我要打灭私有财产，我硬是要打灭私有财产，随便甚么古怪先贤的话都压我不下了，他们的思想，根本上与我们不相容，这一层你也要晓得。今带来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份，女子参政之研究一份，精神讲话一份，这三种书可以随便看，两个工人谈话一本，这是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你要留心，

并不是完全都对。民治报二份，你可查收。

你说你小时“父亲的教育不严”，这话错了，凡是父母教育儿女，必定要晓得儿女的个性，“因势利导”，引他到正路上去，才是对的，并不是说教育儿女一定要严，口口说教育儿女要严的人，就是不懂教育的老腐败，你父亲虽说对你们是很爱惜，但是比我那做起凶神恶煞的佑住你们，打骂你们，是高明万倍的了，自然一味爱惜，会惯坏了你们，但是，你父亲并不是一味爱惜的，你说若你父亲不开通，未做得有好多榜样给你们学，这是不错的，说他不严那就大错了（错在一个严字），你要晓得，我说“赎过”的话，并不是说来使你喜欢的，你具有这个激烈的性情，将来你若是当教司，你就要好好记着，教育的好歹不在严与不严。

你的信写得很好，你么弟读了这几年书，都赶不到，并且有些地方连你哥哥都说不到这么透彻动人的，你好生操习，将来必可成为新文学家，叙府的老先生，也住不久了，你考学堂，各自做白话，不怕得，一定考得上，内面有几个女教司，你说：“我受这些艰难，完全是旧社会……的过恶”，这话很对，你既认清楚了，就当要打破他，改造他，免得他又去害年幼的人。

你说你不怕水了，这是很可敬的，一个人要有这宗胆气，才能出门读书，你看往年康有为的女，从日本独自一人到欧洲，走几万里路去会他的父亲，那海洋波浪的凶恶，还说他河里吗，各自赶船，胆子越赶越大，越大越好，你又说你感激我、肖简青和二姐，这话莫说了，我们都是应该帮助你的，讲到你父亲待我们的情分，我们尤其应该帮助，讲到我青年团的责任，更见不敢不帮助，你将来若是入了青年团，你还是一样要去帮助人，“感激”二字，再也休提。

二姐是很有侠气的人，只要他不死，你的书必读得成器，将来我游学回来了，还可以设法帮助你上进。二姐的信，我随后就写，你不必愁，他必定要始终帮助你，话说多了，我要不说了，再警告你一句，出门读书，有好有歹，危险是免不脱的，只要你随时留心，还是不怕得，来信三张纸，和二姐给你的信，（一片纸）俱带回来了，删改处可以看。

你的父亲这四字，我写了几回了，不通的人见了，必定说我要不认亲戚，所以不喊岳父，喊你的父亲，但是这般固执不通的活，够不上我去回答他，我要附告外来看信的人，假如你们看见这封信，这封信先落在你们手中，你们只管看，但是看了要交给收信的人一看，切不可弄来藏了，烧了，把你自家的人格失掉。

共产党宣言，是人人都看得见的，但是未见得人人都看得懂，若是看不懂，歇几天又看，将来终究会懂的，危险在门前来了，老朽的人，你们有甚么法子能避，早点放开眼界，尚可减免些无谓的时气——若不把旧思想扫除干净，必看不进这封信，我也不愿固执不通的人来看，看啊！被压迫的人将要联合起来，实行革命了，危险已在门前。

十月初七日 佑之